

一对清洁工夫妻和小区370户居民的故事—— “宁愿换物业也不换清洁工”



几乎很少有人关注小区清洁工这个角色，但杨松夫妻二人却是例外。“我们小区的清洁工夫妻，为人又勤劳又诚实，我们业主都很喜欢。可他们来这里工作10年了，物业却没有给他们缴社保。请你们帮帮他们吧！”前几天，鄞州怡沁苑小区业主史明珠打电话向记者求助。

业主主动为清洁工抱不平、向物业讨说法，这种事发生的概率还真不大，于是，记者在1月24日前去一探究竟。采访中记者发现，在这个小区里随便拉个人打听清洁工老杨，对方肯定会说“这是个好人的”，路过的人也会凑上来，接着说他的好。可是，如果你再追问“老杨好在哪里，做过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事”，他会在那里想半天，而说出来的，都是一些细枝末节、鸡毛蒜皮的小事。

可正是这些琐碎的小事，一点点征服了小区业主的心。大家对这一家人报以善意的微笑，在夫妻俩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也不遗余力地伸出了援手，亲同家人。

宁波民生e点通 杨莉 张璐
商报记者 程鑫 樊卓婧



杨松在工作。

宁波民生e点通 陈结生 摄

“尽心不尽心，一比就看出来了”

怡沁苑小区位于鄞州百宁街3018弄，占地约3.2万平方米，2003年交付使用，有370多户人家。同年，杨松和妻子武学英成了小区的清洁工，这一扫就是11年。同样的，杨松已经在宁波过了10个春节。马年春节将至，他依旧会留在这里。用杨松的话来说，就是“大年初一也要扫地，也要运垃圾啊”。

史明珠住在12号404室，她对杨松夫妻的第一印象是晨曦里弯腰扫地的那两个背影——儿媳妇刚生龙凤胎那会儿，她几乎每天5点多就起床了，而那时，杨松夫妻已经“刷刷”地在扫地了。

事实上，因为工作量很大，杨松夫妻每天的工作从早晨6点前就开始了。

早饭前的1个多小时，夫妻俩一起清扫小区外围的道路，吃完饭接着扫小区里面的道路。上午9点多，当居民陆续上班

后，夫妻俩的工作有了分工：杨松负责将小区22个垃圾桶进行清理，装上三轮车，一车有七八百斤的分量，再运往位于宁波东站的垃圾中转站，一天要运三车；武学英清理楼道，9幢楼32个楼道，每周都要扫1~2次、拖1~2次、扶手再擦1~2次。中间，两人还要不时地清扫小区里出现的垃圾，基本上到傍晚6点多，一天的活才能干完。

“我们小区里白天基本看不到垃圾，你到附近同类的小区里去看一看，那里就差得多了。”小区14号102室住户应祥伟说，“尽心不尽心，一比就看出来了。”而令应祥伟印象深刻的是，去年10月台风“菲特”来袭，小区里面虽然没有被淹，但外面的积水却没过膝盖，即便如此，杨松夫妻照样蹚着水，把垃圾运到中转站。

“拿千元的薪水操着万元的心”

清扫垃圾只是最“本分”的活儿，杨松夫妻还有很多“额外”的活儿。用应祥伟的话来说，叫“拿1000元薪水操着1万元的心”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两人的月工资只有440元，后来涨到1070元，从2012年开始，又涨到1470元。尽管工资不高，但夫妻俩做事都是尽心尽力，比如，他们留心着每一个住户，370多户居民，虽然叫不全名字，但都记住了脸，谁住在几幢几号，谁家有高龄老人，谁家有刚出生的婴儿……他们几乎都能随口报出。

家住17号的一名女业主说，好几次她女儿的衣服掉在楼下，杨松捡了挂在树上，然后跑上来问是不是她家丢了，因为杨松知道，整个楼道只有这名女业主家有个3岁的孩子；

14号的夏女士回忆说，她无数次看到，小区年纪大的老人买来买面回来了，杨松会帮着扛上楼；胆小的家庭主妇在门口杀鸡杀鸭，杨松也会上去帮忙，然后把鸡毛之类的垃圾收拾得干干净净；

83幢106室的方师傅说，每天傍晚6点左右，小区里车位差不多都停满了，遇到有业主开车回来，杨松就会放下手中

的活儿，告诉业主哪里还有地方停，并且上前帮忙指挥；

……

不仅如此，杨松还时不时地“客串”当上一回保安，并且向记者说起一件有趣的事情。有一次，他在清扫楼道的时候，看到一个生面孔。

“你找谁啊？”

“3楼的老李。”陌生男子回答。

“住3楼的不是姓李吧？你搞错了哦。”老杨眯着眼睛，端详着对方。

“哦，哦，不好意思，找错地方了。”陌生男子话没说完就转身离开了。

在向记者描述的时候，杨松的神情很有些得意。尽管在杨松看来这是一件“趣事”，可但凡对小区的居民有一点点的陌生，但凡有一丁点“干自己分内活，不要多管闲事”的心思，是没法做到的。

而在小区业主看来，杨松的警惕心在某种程度上也保证了他们的安全。

“宁可换物业也不换清洁工”

年近50岁的杨松有个20岁的女儿和一个刚读小学6年级的儿子。从“而立”到“不惑”，杨松夫妻将人生最黄金的10年献给了这个小区、这个小区的居民。在日积月累的光阴里，他们的本分、热心、努力，也赢得了居民的尊重。

儿子当年要读小学的时候，很少出社区的杨松连该去哪儿给儿子报名都不太懂。而小区一名业主就是附近学校的老师，得知杨松的情况后，主动帮忙，让孩子读了书。

转眼，孩子要升初中了。老师说，父母一定要缴过社保才能继续在宁波读书，夫妻俩傻眼了。因为历史原因，小区原来的物业——中建物业一直没有给两人缴社保。2012年，宏建物业接手，进驻小区，也没有主动给两人缴社保。杨松说，那年春节刚过，他们去找物业公司谈社保的事情，对方拒绝了，甚至提出要辞退他们。

杨松说，他当时已经做好了走的准备，换一家能给他缴社保的单位。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小区业主知道后，立即去物业公司交涉，帮他“讨说法”。

“为什么不给人家缴社保？这么多年，物业最让我们称心的就是他俩了。”应祥伟说，他不太记得当时有多少业主去了，只记得物业公司的办公室里站满了人。

“我们不肯换的，宁愿换物业，也不能换他们夫妻。他们两人很好的，楼梯每周弄两次，煞清爽的。”住在6楼的郑女士也是“讨说法”中的一人，她对记者说，“我年纪大了，有

时候上楼梯要撑一把，楼梯里的扶手擦得干干净净，我心里觉得特别舒服。”

还有居民告诉记者，当时还有人提出来，“要不以后物业费直接交给老杨夫妻，反正我们就认他俩。”

交涉过后，物业公司给杨松缴纳了社保。

“如今，孩子升学的事近在眼前，可是武大姐（指武学英）的社保还是没有着落。有时候我晚上睡觉都在想这事儿，这么好、这么勤快的两个人，怎么就没有社保呢？”史明珠说，于是她就给记者打了电话。

对史明珠来说，她和杨松夫妻的感情“更近一层”，因为他们帮过她“大忙”：前年10月的一个上午，她的双胞胎孙女突发感冒，她和老伴匆忙带着孩子去医院。中午回来在楼道口碰到武学英，“阿姨，这是你们家的钥匙吧？早上落在信箱上了。”武学英说。

史明珠这才发现钥匙没在口袋里，原来是她早晨出门时心太急，一大串钥匙就挂在信箱上。武学英为了“碰”上她，在附近转了一上午，连手头的许多活都耽误了。

类似事情前段时间还发生了一起，5楼有户人家钱包掉在绿化带里，里面有身份证、驾照、1000多元现金。杨松打扫的时候发现了，很快就找到失主，如数交还。

“这样的人，有困难一定要帮的。我们居民不是没良心的人。”史明珠说。

默默的帮助

杨松的家就安在小区顶楼一间白坯房的阁楼上，每个月租金500元。楼下七八十平方米的地方被隔成三户，杂物中间搭着简易木梯。绕过头顶上蛛网似的电线，从摇摇晃晃的木梯上去，便是一家四口的蜗居了。

阁楼被3张大小不一的床占据了大部分空间，其余的地方胡乱地隔了一下，燃气灶和马桶紧挨在一起，再放上一张搁着酱萝卜和剩菜的小圆桌，一台收不了几个台的电视，可以活动的空间几乎没有。

幸好，外面有个小小的阳台。吃过饭的时候，去阳台晒太阳，这对杨松来说是一天中难得的悠闲时光。在这个温暖如春的冬日里，身材健壮的杨松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阳台上，头顶着晒湿的衣服，搓着布满毛刺和裂口的手，有点拘谨地对记者说：“我觉得还好，能住在这儿，挺知足的。”

从2003年到现在，杨松搬了3次家，一开始住在工棚里，那个地方，一进去就闷得喘不过气来。但那时候一个才440元，所以“尽捡便宜的地方住”，当时儿子才3岁，遭了不少罪。后来工棚拆了，就借住在附近东莺花园的中建物业公司房子里。2012年，物业公司换了，他们不能再接着住了，幸好这时有个租客邀请他们同住。

从2012年起，夫妻俩的工资都涨到1470元，刚刚达到最低工资标准，要维持一家四口的开支，还要赡养双方的老人，日子捉襟见肘。所幸，在附近居民的帮助下，他们还有一些额外的收入。

杨松说，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，有一些业主开始叫他去家里收废品。“他们硬纸板、旧报纸什么一打一打地捆好，要给我。我说那一定要付钱的。”

杨松坚持外面卖什么价自己也给什么价，但居民总会主动便宜一些；还有的住户知道杨松不会白要一打打的纸板，就给他一些散的。记者在采访的时候，21号3楼的女业主搬了几个纸箱子过来，说：“我们懒得收了，占地方也麻烦，都给你吧。”

此外，还有居民请武学英做钟点工，说是看看楼道里玻璃那么干净，就知道她比外面的钟点工好。武学英也的确手脚挺利落，4个小时，能把一套三居室打扫得窗明几净，连油烟机外面也擦得锃亮，收费也比一般钟点工的便宜，4个小时100元。但是，居民总会多给一点，有时150元，有时200元。

因为卖废品和做钟点工的“外快”，从前年起，夫妇俩的月收入加起来达到四五千元，一年能攒2万元左右。攒这些钱不容易，10年来，夫妇俩没买过新衣服。他们觉得没必要，“干活不是糟蹋衣服嘛！有的换就行了。”孩子的衣服，也多半是小区居民们送的。

杨松知道，大家一边在尽己所能地帮他们，一边又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他们的尊严。这份善意也使得他们在多次动摇着想换个工作时，最终又选择了坚守。

前年，物业想辞退他们的时候，杨松觉得其实走了也好，“反正孩子也大了，据说到厂里做个普工都有两三千一个月，还给交社保。”杨松说，他当时连行李都收拾好了，后来居民去物业为他们鸣不平，冲着业主们的这份情，他们又留了下来。

只是，社保问题一直是压在夫妇俩心头的一块大石头——没有社保证明，儿子可能没法在宁波上初中，而老家根本没人管孩子。换句话说，没有父母的社保，就很难实现孩子的读书梦。

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杨松说，先好好干着，当然也不会放弃维权，再说，小区居民也正给他出主意呢。

他觉得，居民都那么好，说明宁波是个有爱心、有人情味的城市。这样的城市，应该不会欺负一个勤恳的老实人。

鄞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对此事作出反应，该局举报投诉室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缴纳社保的前提是确认劳动关系成立，若确实存在，他们会督促企业缴纳。另外，关于让宏建物业为杨松二人补交之前社保的问题，他们已转交物业单位所在地集士港执法中心的相关单位处理，而希望中建物业补交未缴社保的请求，由于涉及历史问题、程序和内容较为复杂，要等到年后再进行核实处理。

杨松夫妻与物业的劳动关系是否成立？
武学英10年未有社保的问题能否解决？
民生e点通和东南商报将继续关注、追踪。